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 
第一四〇回 闖邪巷麗卿悟道 資政殿嵇仲安邦

話說陳麗卿聞知猿臂寨磁牀壓碎，大驚垂淚，大有不忍棄舍的意思。希真急忙勸止道：「吾兒何必如此，萬物無常，人生有盡。就是天地也有毀壞之事，何況這點點玩好！」麗卿道：「這磁牀是最難得的，如今壓碎了豈不可惜。」希真笑道：「既已壓碎，你待怎的？不要癡想了，且吃酒罷。」當時便開發了來使，重整杯盤，三人再飲。麗卿又自言道：「這班男女真是可恨，難道牆要倒了，不留心看看。」永清道：「這也不關他們不小心，自是成毀有數。如今既已碎了，多說亦是無益，只好罷休。」麗卿道：「罷休是只得罷休……」永清忙接口道：「卿姐，我們且說別件事。」希真看他二人說話，只是捻髭微笑，不發一言。只見他們二人你說我談，有時同希真談，希真只是隨口答應。永清不覺說了猿臂寨，便提起那年怎樣的經營，某處有炮台，某處有燧煌，某處有磚城，某處有土？如今卻歸他們在那裡鎮守。麗卿又說到寨內怎樣的華麗，某處是亭台，某處是樓閣，如今也歸他們受用。希真聽到此際，便叫侍從人退去，便對二人道：「你們都隨我到箭廳上來。」夫妻二人都隨了過去。希真居中跌坐，便問麗卿道：「此地是何處？」麗卿道：「是箭廳上。何須問？」希真道：「你那年割高衙內的耳朵在何處？」麗卿驚道：「爹爹怎的健忘？」一面指著亭子說道：「就是這裡。」希真道：「你殺魏景、王耀在何處？」麗卿笑道：「爹爹幫孩兒在廊下動手。今日好道醉了，都不記得。」希真道：「我自不醉。我因坐在此地，不見游廊，故問你。你既說游廊，游廊在何處？」麗卿大笑道：「爹爹既不看見，孩兒領了你去。」希真道：「飛龍嶺、冷豔山、風雲莊、猿臂寨等處，我同你在此地都不看見，你可領了我去看。」麗卿道：「此刻飛也到不得。」希真道：「為何說游廊要領我去？」麗卿道：「路近。」希真道：「路近為何同飛龍嶺等處一般看不見？」麗卿道：「我的爹，擺在眼前，自然看見；隔了一層，自然沒處看。我們此刻都到游廊下，便連這箭廳亭子都不見，豈不是一樣？」希真道：「卻又來，你此地不見游廊，同到那游廊不見此地一般，然則與飛龍嶺同一不見，何故去分他遠近？你們二人方才說話，忽想到猿臂寨就在你眼前，你何不由猿臂寨想到此地？」麗卿道：「我的老爹，怎地這般纏不清！身子到的所在是真的，想的所在是假的，想到那裡都在眼前，分他什麼遠近？」希真喝道：「倘沒有你的身子，何處是真的？」

麗卿、永清都吃了一驚。永清道：「卿姐，泰山點化我們，洗耳恭聽。」希真道：「你們都不要執著了。你道這箭園便是你的，那日玉郎說得好：人生無百歲。這箭園卻不肯同你都盡，怎見便是你的？且不必等到百年，你到了游廊，這箭園亦在天涯，與你無涉了。不但此，我們三人在此，都是因緣遇合。你深恨高衙內，他如今已死，與你何涉？你同玉郎打得火般的熱，一旦大地分張，他不能顧你，你不能顧他，那時與高衙內何異？恩仇豈不都是假？又不但此，玉郎還隔你一層，他人打玉郎，你身子不知痛疼，殺玉郎，你未曾死。至於你這身子最親近的，你舞劍使槍，諸般服你使喚，一旦地水火風各自分散，他就不來理你。你今年二〇五歲了，你想二〇五年前。你在何處？那時曉得什麼是梨花槍？什麼是寶劍弓箭？什麼是空手人白刃的諸般武藝？顛倒說我醉，你們卻一世不曾醒！」

夫妻二人聽罷，冷汗如浴，說不出話來。希真又道：「當年高衙內調戲你，受過的悶氣何處去了？逃難時受過的驚惶何處去了？一切戰場鞍馬，汗血風霜，受過的辛苦，何處去了？可見已往之我都已變滅，只剩得今日的榮華富貴；今日的榮華富貴，豈就永不變滅了麼？茫茫浩浩，大化無情。電卷風馳，誰拉得住？略泛泛眼，我們三人都不知歸於何處。如今這張磁牀，你們看他成功，今日忽然消滅，就是眼前一個式樣。」夫妻二人都恍然道：「我們也時常念到這裡，只是沒擺佈處，強他不過，只好由他變滅。所以我們先推鋒陷陣，不顧性命，料得終必變滅，落得變滅得好些。」希真冷笑道：「戰場上不過變滅得轟烈，富貴中不過變滅得安耽，同是變滅，分甚好歹？我如今自有不變滅的妙道，你們不來問我，教我怎么說！」

夫妻二人大驚，一齊跪下哀求。希真道：「同是會中人，不必瞞你們：色身終須變滅，法身萬劫不壞。何為法身？真性、慧命是也。呂祖云：命須傳，性可悟，入聖超凡由汝做。三教雖然並立，而儒教最大。儒能入世治世，又能出世。仙佛二家只能出世。然以打破生死為事，則仙佛二家最切近，故好長生者多歸二家。不知儒家亦有長生之術，其法身與仙佛無異，人不留心。孔孟二聖悲憫天下後世，性理而外，只論經濟。其經濟仍從性理中流出，而真性處間或流露一二句，見仁見智，令人自悟。」

看官，須知此段言語，並非希真嚼舌，亦非仲華杜撰。但此中之理，一二句也交代不了。今日說此書，只管把這話說下去，知音者謂我是深談，不知者以我為遼闊，不如把希真的言語，權且收起。只說當時祝永清、陳麗卿夫妻二人，只顧哀求不已道：「求大仁大慈與我等做主。」希真道：「做主要你們自己，我不能代勞。我只好與你們引路。我如今已入仙教，此條路熟諳，引了你們進去罷。但只是天津嚴重，不敢妄泄。我今看你們二人都夙根不凡，因緣已到，我亦何忍隱諱。待選個吉日，焚香告天，再告了我的本師張真人，我將周天進退火符抽添，都傳了你們，便從慧命先入手。但是你們慧命成功之後，切須了悟真性，務要分圓明，不可稍有懈怠，致再墮落。」夫妻二人叩頭頂謝不已。希真又指著麗卿道：「只為你這孽障，誤了我七年的路程，這也是前定的數。今日大家休息也。」

麗卿道：「秀妹妹怎般聰明，他夙根如何？爹爹可否指引他？」希真笑道：「用得你憂哩！他從性功入手，常對我說，七層寶塔只少一頂。你們記得那日功臣宴後，他無故死了七日的事麼？」二人都道：「這是沒多幾日的事，如何不記得。」希真道：「那日雲家老小惶急，劉家也從山東遣人來問，你們也相幫著忙，我只說不妨，如今你們猜著是甚緣故？」二人都道：「不曉得。」希真道：「這是禪門七日大定的工夫，已得了如來正法眼藏。再不數日，好道了當也。」永清、麗卿都恍然大悟，驚駭不已。永清又問：「雲天彪等日後何如？」希真道：「雲天彪已得仲尼宗旨，不由仙佛這條路，將來他到無聲無臭地位，廣大不可思議。張嵇仲當從精忠大節上解脫，也不由仙佛這條路。所謂殊途同歸，及其成功一也。其餘諸人皆守儒門枝節，將來俱不失人道，大小不同，各有正果。」祝永清、陳麗卿被希真一番點悟之後，身心冰冷，一切富貴功名外慕之相俱已消滅。希真道：「夜深了，大家吃飯睡覺罷。」三人入席，從人去溫了殘肴，又吃了一回，都收拾歸寢。希真仍歸那間靜室安身。永清、麗卿夫妻二人都到樓上，一同進牀去睡。看官，原來他們夫妻二人一向不以色慾為事，今又經希真一番點悟之後，一發正經，都安魂定魄的熟睡，辜負了良宵美景也說不得。正是：仙家自有真夫婦，何必形骸接後天。

過了幾日，希真教二人同進淨室，希真焚香證盟，步罡踏鬥都畢，便升座跌坐，祝永清、陳麗卿都參拜畢。希真便將大小周天火符都傳授了，二人拜謝。出了淨室，外面忽報進來道：「越國府差虞候來稟緊急事。」希真道：「著他進來。」那虞候進來稟道：「忠智一品夫人劉於昨日三更歸天。」麗卿放聲大哭。希真喝住道：「你又糊塗了怎的！」麗卿笑道：「真個忘了。」希真對虞候道：「曉得了，你先回去。」虞候去了。

三人緩緩的吃些飲食，慢慢的換了衣服，都到越國府來。此時天彪出使已回，正在府內，聞希真到來，迎入裡面，聽得哭聲聒耳。只見那劉慧娘梳妝嚴肅，垂眉閉目，面色如生，端坐在當中。許多人圍著，哭做一團糟。雲龍含淚迎著希真道：「週身還火熱的。那日的事，老伯說不妨，今日還可不妨麼？」希真笑道：「他大事已畢，你只要管他活在這裡做甚？」雲龍聞言甚是駭然，想道：「恁的同他有仇！」希真上前，止住了眾人啼哭，剛把他頭髮打散，兩路分開，露出凶門。希真拱手笑道：「賢甥女，恭喜！你時常對我說，七層寶塔只剩一頂，今日完功了，可喜可賀。」又見他手裡還拿著日常用的一把鉗兒，一柄錘兒，希真劈手奪來，丟去一邊，喝道：「你還把持著他則甚！」遂說偈曰：

「無丹無火亦無金，拋卻鉗錘沒處尋。還你本來真面目，未生身處一輪明。」

說罷，麗卿上前拍他的凶門，叫道：「秀妹，化也，化也！」那慧娘端坐不動。希真道：「噢！」又對他念了些真言，慧娘只是不動。麗卿又要去拍，希真擋住道：「不要只管催他，我知他的意了。」遂喝道：「賢甥女聽我的話！此地不是你賣弄陽神的所

在，你要去便去，不可驚了大眾，弄得他們如醉若狂，將來一盲引眾盲，相將入火坑，都是你的罪孽，你可省得麼？」只見慧娘的屍身，把頭連點了好幾點。眾皆大驚。麗卿又拍著叫道：「化也！」只見慧娘顏色頓變，豁地凶門□字分開，霎時間身體冰冷，氣息俱無，果然化了。希真對眾人道：「你們這番只管哭罷。」眾人被希真一番做作，倒弄得哭不出來，都問希真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希真道：「什麼河故井故！賢甥女頓漸兩路都到了盡頭，他已虛空粉碎，只等我來，他就要大顯神通而去。是我不許他如此，他悠悠的走了。個個人能學得他來，還說什麼。」

眾人方才明白，轉悲為喜。只有雲龍兀自痛哭不已。永清上前勸解，雲龍一面哭，一面說：「總然生天，人世卻不能再見。何不就教他顯了神通，也教我好放心。」希真未及回答，天彪高叫道：「癡兒子，不要著迷了！什麼相信不相信，你也不必悲傷，也不必欣羨，你讀儒書，可曉得孔子曳杖、曾子易箒的故事？」雲龍道：「曉得。」天彪道：「卻又來，你能做到那個地位，豈遜於他們？他又不來驚大眾，各人走各人的路，由他去休。」希真回顧永清、麗卿道：「我那日說的話何如？」永清、麗卿都點頭。天彪稱謝希真道：「費仁兄盛心。但小媳如此全歸，棺木不便盛殮，只好用佛龕罷？」希真道：「也不必，我教他自來收拾。」便走出天井高叫道：「劉慧娘，你自赤灑灑地去了，這幻殼還留著他做甚？」不多時，只見慧娘的幻殼口裡、鼻裡、眼裡、耳裡都冒出火來，噼噼的把四肢百骸臟腑毛髮化得乾乾淨淨，歸於太虛，一毫不見。卻又奇怪，週身衣服做一堆兒脫落，連線腳都不焦。這叫做戒火自焚。後來的和尚道士學他不來，只於死後堆起柴來硬燒，這叫做死屍該晦氣。天彪具棺木將衣服殮了，率眾人舉哀行禮。希真等辭別回去。

天彪一面申奏天子，只說病故。天子亦震悼不已，降旨追封忠慎淑惠楚郡開國縣君忠智一品夫人，又賜御祭一壇，墳墓准用禁器，又造公主賜弔。天彪、雲龍都上表謝恩。

過了幾日，希真上表再三乞體歸山。天子留他不住，只得問道：「卿要入何山？」希真道：「嵩山。」天子道：「乃祖陳希夷先生華山成道，你卻為何愛嵩山？」希真道：「嵩山近帝都。」天子歎息不已，遂傳旨飭令該處地方官，擇嵩山吉地，建造一座忠清觀，送希真到彼修煉。希真謝恩，就天子前繳了輔國大將軍、魯國公的印信。次日，祝永清、陳麗卿亦上表乞休，隨希真去。天子不悅道：「陳希真有言在先，朕已應許。祝永清年正富強，正當報效，何得亦要退閒？朝臣都如此效尤，成何體統！」傳旨申斥。永清不敢再奏。麗卿又上表奏道：「臣妾係女流，戰陣之外，一無所長，叨沐聖恩，過分逾格。今臣妾父希真老而無子，臣妾不親侍朝夕，實為魂夢難安。臣妾夫祝永清，哀臣妾之請，亦無異言。伏望天慈，聽許烏私。設或天威有事四夷，臣妾犬馬餘生，報效有日，臨表涕泣。」天子念其誠悃，竟批准了。

希真、麗卿都入宮謝恩辭駕，轉來收拾行裝。祝永清歎道：「泰山與卿都脫離塵俗而去，惟有我無此福緣。」希真道：「非然也。官家如此倚任於你，你豈可負恩？雖要出世修道，也不可乖背倫常大義。如今你已受真傳，只須刻刻不忘，先將煉己工夫做起來，因緣到了，自有脫離之日。」永清領諾。

次日，希真、麗卿都束裝起行，天子命眾公卿祖餞。那麗卿已改道始打扮。眾人都道他們年少夫妻，不知怎樣分別，那知全然無事，都喜笑顏開。此時郊外一片熱鬧，自不必說。眾人送別回去，獨天彪父子又送他們父女一程，到了地頭，各自分別。天彪領了雲龍回去。

後來雲天彪匡輔天朝三□餘年，治績昭彰，享壽八□四年而終。史館中名臣、儒林兩傳，均載其名。雲龍從父闡揚儒教，亦名列儒林。祝永清勤王事四□餘年，告老退歸，隱入浙江西湖韜光山，修養丹道，終成正果。

話中單表陳希真同女兒陳麗卿辭朝起行，身邊隨從只有一個尉遲大娘。其桂花、佛手、玫瑰、薄荷四個丫環，在京中伏侍永清，都不同行。當時兩主一僕，取路嵩山。所過州縣一切迎送禮儀，不必細表。不日到了嵩山，只見那所敕建的忠清觀，已在那裡並工?造，希真、麗卿且在就近道觀中暫住了。

不一月，忠清觀告成，希真與麗卿進去。只見三間三清正殿，兩帶游廊，進去三間精舍，兩座廂房，後面一所小園，一副廚灶。基址不大，卻裝折得□分精雅，都是地方官遵旨幹辦的。希真歎道：「天恩深重如此，真無可報答也。」地方官送希真父女進了觀，又撥二名道童來觀服侍，縣官回去。希真自與麗卿在現安息，道童擔水挑柴，尉遲大娘料理廚灶，青山綠水之間，別具幽閒逸趣。希真在觀內，日日修煉內丹，根基既固，傳授又真，精進勇猛，□月之久，大周天火候已全。麗卿親受指示，路程早已熟悉，且只修習些築基工夫，有時出觀外觀玩山景，蒼松雲樹間，逍遙閒遊。端的是白雲深處隔斷紅塵，一切擾累摒除淨盡，心境安閒，工夫自然純熟。希真見他如此用功，也甚歡喜。

光陰迅速，倏已三年，希真早已功成行滿，便對麗卿道：「我明日將去也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到那裡去？」希真道：「我去廬山訪本師張真人去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去了幾時再來？」希真道：「我來則決定來，到則實不到。」麗卿吃了一驚，恍然大悟。希真便攜了書劍，離了忠清觀，飄然而去，從此杳無消息。

且說陳麗卿自送他父親希真去後，不上半年，便遣去了那兩個道童，也辭別了忠清觀，攜帶尉遲大娘，到天柱峰下，築一茅庵隱居。除侍僕尉遲大娘外，只有煙霞作伴，猿鶴為鄰。先是嵩山南首有一離宮潭，潭內有條赤龍作怪，時常出現，傷人性命。希真在時，麗卿曾請希真用法斬除了他。希真歎觀因緣，知此龍須女兒來驅除，所以自己不動手。及至去廬山時，將都?大法、乾元寶鏡、大周天火符，盡傳授了女兒。那麗卿又費了許多苦功，祭煉了那口青鋒寶劍，方才到那離宮潭，運飛劍斬了赤龍，除了一方大害。眾百姓感激，都稱他為救苦真人，到忠清現裡佈施供奉，絡繹不絕。麗卿恐累了道心，故此避居天柱峰下，一意修持，遂圓滿大周天火候，聖胎已成，嬰兒已能出現。他卻把細，不敢遠行，只在草庵前後演習，行那三年乳哺，以待陽神堅固，忽被人蹤跡到來。

原來天柱峰有一條小徑，兩邊藤蘿峭石，雲路灣環，接到一座溪橋。這日尉遲大娘出來臨溪汲水，忽見一老婦人在溪邊，一面哭一面尋覓物事。尉遲大娘認識是忠清觀的舊施主，正欲閃避，已吃那老婦人猛回頭看見，急忙拖定了，問麗卿去處。尉遲大娘不會說謊，便老實說出來。那老婦人只道而卿仙去，忽聞他還在山中，喜出望外，便隨著尉遲大娘，直到天柱峰下草庵裡來。一見麗卿，跪下磕頭無數，放聲大哭，口裡只叫：「活菩薩救救！」麗卿忙問甚事，那老婦人帶哭帶說道：「活菩薩還在這裡，求活菩薩慈悲救救！」麗卿道：「端的甚事？」老婦人道：「老身年紀七□，只有一個孫子，只他一脈相傳。如今患病要死，起課的說要到這裡溪邊來，尋株九死還魂草，方好救命，如今又沒處尋。可憐那些醫士先生，都說大命只有三日了，求活菩薩救救！」麗卿道：「阿呀，老奶奶錯了，我又不曾醫病的。」那老婦人只哭著磕頭，口裡不住的菩薩救救，師父救救。麗卿老大不忍，卻又沒擺佈處，便叫：「老奶奶，你且起來。」便想到都?大法本有咒水治病之法，只是不曾見父親用過，自己又不曾試驗。想來卻只有這條路，便對那老婦人道：「我救便有一法救你，如果靈了，卻不許外面聲張。」老婦人聽了，歡喜非常，磕頭不迭。麗卿便叫尉遲大娘取碗淨水來，念動真言，噓了生氣，著老婦人持去。次日，那老婦人歡天喜地的進來，叩頭拜謝。原來孫子竟忽然全愈了。麗卿也代為歡喜。

不料此事一傳兩，兩傳三，哄傳開去。不消數日，那班鄉民，老的，少的，男的，女的，一齊哄到天柱峰來。張家求保福，李家求保壽，把一所清淨茅庵，忽變作香火神廟。麗卿歎道：「我此刻還未到普濟眾生的分位，如何在這裡與他們打混？萬一自己真性把握不定，忽然失足，悔之晚矣。」當下且任眾人兜纏了幾日。

這日，那溪橋東村有一富戶，為其亡父設醮迫薦，想到麗卿是個真修成道的人，所念的經卷，必然有益，便來求麗卿念些經咒。麗卿應許了，又道：「難得你們這般敬重我，我明日親自來一遭。」那富戶喜出望外，口裡說道：「要屈動師父親身勞駕，實在罪罪，如何敢當？」麗卿道：「這有何妨。」富戶拜謝而去。麗卿對尉遲大娘道：「我壽限已終，明日黎明我要去也。你可去通知溪橋西村那些施主，好教他們來安殮我。我無可保佑他們，如今與你一顆丹丸，你可投在谿洞中，教他們飲了這溪水，都去病延

年。」說罷，便取出一顆丹丸付與尉遲大娘，教他出去報信。尉遲大娘聽罷，大為驚訝，一面接了丹丸，一面問道：「姑娘方才說明日要親自到東村去，怎麼又教我西村去報這個信？」麗卿道：「你休要問我，我明日決定要去也。」尉遲大娘道：「姑娘還是真話，還是假話？」麗卿道：「我說什麼假話！」尉遲大娘聽得麗卿認真要死，止不住淚如泉湧。麗卿道：「你何必如此，你服侍我多年，情分深重，我教你一個養形法兒。你回東京去盡心修煉，倘能道心堅勇，可以證個小果。若只不過泛常修習，亦可壽登百歲，盡終天年。」尉遲大娘跪下聽教。麗卿細細教了他一番。尉遲大娘叩謝了，當時走出溪橋，將那丹丸投入水中，便取路到西村去。到得西村，天已薄暮。尉遲大娘左一家右一家的去報得來，早已掌燈。尉遲大娘回去不得，就歇在鄉村。

次日，西村人家一大群男婦，隨著尉遲大娘到天柱峰茅庵來，只見茅庵門只是虛掩著。眾人推進去，直進後楹，只見麗卿換了新衣服，枕著右脅，臥在牀上，面色如生。眾人看了，都疑惑起來，走近前去一看，早已氣息全無，渾身冰冷了。尉遲大娘放聲大哭，眾人中有幾個老婦人也哭起來。有一半人都駭異嗟歎，便商議市棺盛殮，茅庵中亂哄哄的忙了一日。到了傍晚，已將麗卿屍身完殮入棺，尉遲大娘哭拜了。眾人都個個叩拜訖，各自回去。只留著兩三個人，同尉遲大娘伴靈。

到了次日，尉遲大娘對眾人道：「東村人家也須得報信與他。」眾人稱是。尉遲大娘便去東村，先到那富戶家裡報信。那富戶聽了駭然道：「奇了，他昨日親到我家來誦了七卷清淨經，又用了午齋，午後還往各處一轉，方才去的。怎麼說清晨就死了？」尉遲大娘聽了也自駭然，道：「奇了，昨日靈靈清清送他入棺，西村人都在那裡送殮，敢道是做夢不成？」登時一村人哄集攏來，都道：「昨日午後尚兀自看見他的，怎麼說清晨已死？」個個不相信，便一齊奔到天柱峰茅庵裡去，只見西村人已都在那裡跪拜祭獻。兩村人相見，各道緣故，互相詫異。西村中有幾個不相信的說道：「怕他是假死不成？」東村人道：「我們敢是說謊不成？」兩邊爭執了片時，便道：「我們且開棺來看一看。」大家都說有理，便啟棺一看。只見衣衫宛然，並無屍骨。大眾驚異，以為成仙成佛，議論紛紛，便去縣裡報信。縣官據實上詳，轉奏朝廷。天子、諸臣一番歎息，遙加封號，都不必細表。

只說當時東西兩村人，共將麗卿衣服入棺，封好，安葬了。又將那座草庵地址，改造了一座觀院，供奉麗卿神像，香火不絕。尉遲大娘不願入京，便就終老觀內。後來兩村人家都個個壽考，無八□以內之人，皆由飲麗卿神丹靈泉所致也。看官，陳麗卿一生事跡交代已畢。若務要追究仙跡，且待《蕩寇志》完了，再看百年後結子。

且說張叔夜自平滅梁山之後，位晉三公，秩隆太傅，天子□分隆重。一日，聖駕御資政殿，特謂張叔夜道：「朕藐躬涼德，賴爾等臣工，匡扶不逮。前次梁山盜起，橫擾有年，幸卿等為朕分勞，掃除匪跡。但子孫坐享承平，積久須防生玩。況高俅、童貫、蔡京等在朝日久，難保無引進餘流，倘後日故智復萌，豈非貽患。趁此整飭之時，賢卿尚須籌劃萬全，俾國家景運常新，蒼生永奠。」叔夜奏道：「臣才本疏庸，性兼拙滯，荷蒙聖上優容，寵加拔擢，清夜自思，愧無報稱。前次梁山弭患，實賴該武臣雲天彪、陳希真等勇敢有為，該地方官徐槐首先拔幟。臣叨陛下洪福，隨眾成功，濫邀賞賚。今蒙聖諭，籌及萬年，仰見睿鑒洪深，無微不燭。臣世蒙寵渥，敢不竭盡?忱。伏思君者，民之歸也；民者，國之本也。觀民心之歸化，由君德之建元。陛下天縱聖明，勵精求治，私昵不干政柄，則朝廷無幸位之臣；玩好不擾聰明，則左右絕夤緣之路；本慈祥以總庶獄，則囹圄之冤抑無聞；尚明察以簡群僚，則朝野之賢能競進。此誠夙夜宥密，以為億萬年丕丕基也。一人建極於上，則庶尹承流於下。仰承聖德，共肅官箴：勿以昇平久享，而學校視為具文；勿以寇患久安，而操演漸成虛務；勿謂國課宜充，而頻謀加賦；勿謂下民易虐，而苛弊煩刑。凡百臣工，各勤職守，率真辦事。如有貪酷疏茸之官，責令該上司立時斥革。大員互相參劾，不得稍詢私情，亦不得藉詞滋累。所貴責成各宰臣遞相查考，振刷精神，毋自暴棄。至於保甲之法，弭盜之方，各宜率由舊章，認真辦理。應請聖上申諭中外，即以梁山事務為前鑒：為武員者，當以雲天彪、陳希真為式；為地方官者，當以徐槐為式。其或藐視曉諭，仍前闕茸，立於重懲。臣鄙俚妄議，伏乞聖裁。」天子聞奏大悅，道：「卿言實為國家攸賴，速著京外各地方遍行示諭，實力遵行。」叔夜謝恩退出。不數月，內外頒詔，聲震海隅，共見聖君、賢相鄧治無為，從此百姓安居，萬民樂業，恭承天命，永享太平。